



20 | 世纪经典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

[爱尔兰] 詹姆斯·乔伊斯 著 徐晓雯 译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JAMES JOYCE

20 | 世纪经典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

JAMES JOYCE

[爱尔兰] 詹姆斯·乔伊斯 著 徐晓雯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 / (爱尔兰) 乔伊斯 (Joyce. J.) 著;
徐晓雯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2

(20 世纪经典)

书名原文: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ISBN 978-7-5447-4579-6

I. ①—… II. ①乔… ②徐… III. ①长篇小说-爱尔兰-现代
IV. ①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0532 号

书 名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
作 者 [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
译 者 徐晓雯
责任编辑 李浩瑜
特约编辑 王延庆
原文出版 The Modern Library, 1969; Macmillan, 1960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6.5
插 页 2
字 数 197 千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579-6
定 价 24.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他全心致力于那些人所不知的技艺。^①

奥维德，《变形记》，第八章，第188行。

① 原文为拉丁文。本文注释均为译者注。

“20世纪经典”书目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 24.00 元

- [爱尔兰] 詹姆斯·乔伊斯 著
乔伊斯意识流小说的发端之作
《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夜》均为本书的续篇
名列美国兰登书屋 20 世纪百部优秀小说榜第三位

《动物农场》 22.00 元

- [英国] 乔治·奥威尔 著
入选《时代》周刊 1923 年—2005 年百部英语小说佳作、
美国兰登书屋 20 世纪百部优秀小说、
大英百科全书公司“西方世界最伟大的书”

《上帝之城》 28.00 元

- [美国] E. L. 多克特罗 著
关于 20 世纪的躁动而悲伤的多声部叙事
当代美国最具天赋和抱负、最受尊敬的小说家之一多克特罗
回首动荡而苦难的 20 世纪，对人类精神和历史命运做出的
深切探索

《西线无战事》 22.00 元

- [德国] 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著
被誉为“古今欧洲书籍的最大成就”
改编的同名影片获得第三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1962 年美国西雅图世界博览会将其评选为“最伟大的美国
影片”之一

《幸运的吉姆》 25.00 元

- [英国] 金斯利·艾米斯 著
金斯利·艾米斯最负盛名的代表作
被誉为英国“校园小说”的鼻祖与典范、“20 世纪最具喜剧

色彩的小说”

入选《时代》周刊 1923 年—2005 年百部英语小说佳作

《印度之行》 29.80 元

- [英国] E. M. 福斯特 著
福斯特最具人文关怀和文学价值的小说
入选现有几乎每种 20 世纪百部最佳小说书单
-

《长日留痕》 23.00 元

- [英国] 石黑一雄 著
1989 年布克奖获奖作品
入选英国《卫报》“你一生离不开的 100 本书”
-

《拍卖第四十九批》 20.00 元

- [美国] 托马斯·品钦 著
当代美国文学怪杰托马斯·品钦最有故事性、最易读的作品
被品钦爱好者们称为“最佳的认识品钦的书”
入选《时代》周刊 1923 年—2005 年百部英语小说佳作
-

《每况愈下》 24.00 元

- [英国] 约翰·韦恩 著
“愤怒的青年”文学运动的开山之作
关于 20 世纪 50 年代反叛青年的研究
作者是“愤怒的青年”的代表性作家
-

《钟形罩》 24.00 元

- [美国] 西尔维娅·普拉斯 著
第一部塞林格风格的女性小说
作者与英国诗人特德·休斯有短暂婚史
两人分居一年后她出版此自传体小说
1982 年普拉斯成为第一位在死后获得普利策诗歌奖的诗人
-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57
第三章	99
第四章	145
第五章	171

第一章

从前，那可是好时光啊，有一头牛哞哞沿路走过来，遇到一个俏生生的小男娃，小男娃的名字就叫大口娃^①……

父亲给他讲那个故事：父亲透过单片眼镜看着他：他脸上长了很多汗毛。

他是大口娃。牛哞哞沿路走过来，那儿住着贝蒂·伯恩：她卖的辫子糖带柠檬味儿。

哦，野玫瑰已开放
在小小绿草地上。

他唱那首歌。那是他的歌。

哦，绿色在下面。

① 乔伊斯小时候有个外号叫大口娃。

尿床了，先是暖烘烘的，接着就变得凉飕飕了。母亲铺上油纸。那东西有股子怪味儿。

母亲的味儿比父亲的好闻。她在钢琴上弹水手角笛舞曲，让他跳舞。他起舞：

特啦 啦啦 啦啦，
特啦啦啦啦 特啦啦啦啦，
特啦啦 啦啦，
特啦啦 啦啦。

查尔斯叔公和丹蒂拍着手。他们比父亲和母亲大，查尔斯叔公又比丹蒂大。

丹蒂的衣柜里有两把刷子。紫红色红绒背面的那把代表迈克尔·达维特，绿绒背面的代表帕内尔。^①每回他给丹蒂送棉纸，丹蒂都会给他一块口香糖。

万斯一家住在七号。他们家有不一样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是艾琳的父亲和母亲。他们长大以后，他就要娶艾琳。他躲到桌子底下。母亲说：

——哦，斯蒂芬要道歉。

丹蒂说：

——哦，要是不道歉，老鹰就来啄他的眼——

啄他的眼，
快道歉，
快道歉，

① 这两人都是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中著名的政治家。

啄他的眼。

快道歉，

啄他的眼，

啄他的眼，

快道歉。

宽阔的操场上满眼都是男孩子。大家都在大声叫喊，级长们的呐喊声催促着他们。傍晚的空气惨淡清冷，足球队员们每次进攻顶球，油腻腻的皮球就飞起来，像一只身子很沉的鸟儿，划破灰暗的天光。他始终待在本营^①的边角处，级长看不到他，粗野的脚踢不到他，偶尔他还装模作样地跑动跑动。他觉得，在这群球员中间，他的身躯又弱又小，他的眼力也弱，还总泪汪汪的。罗迪·基克姆就不那样：大家都说他能当上第三营的队长。

罗迪·基克姆是个君子，讨厌鬼罗奇却是个卑鄙小人。罗迪·基克姆名号下的更衣箱里搁着一副护胫，食堂里还有他的小饭筐。讨厌鬼罗奇有一双大手。他管星期五吃的布丁叫作毛毯卷狗。有一天他问：

——你叫什么名字？

斯蒂芬回答：斯蒂芬·迪达勒斯^②。

然后讨厌鬼罗奇就说：

——那算是什么名字呢？

斯蒂芬答不上来，讨厌鬼罗奇又问：

① 该学院把学生按照年龄大小分成三个营：十三岁以下的是第三营，十三到十四岁的是低营，十四到十八岁的是高营。高营又分为诗歌班和修辞班，低营分为二级语法班和一级语法班，第三营则分为基础班和三级语法班。

② 斯蒂芬是基督教中第一个殉教者的名字，迪达勒斯则是古希腊著名的能工巧匠，传说他曾制造出翅膀飞翔。

——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斯蒂芬答道：

——他是个绅士。

讨厌鬼罗奇接着问：

——是治安推事吗？

他沿着本营边线一点点磨蹭来磨蹭去，偶尔小跑几步。可双手已经冻得青紫。他把手插到灰色系皮带外套的侧兜里。兜边就有根皮带。皮带还可以拿来给别人一顿。有一天，有个学生曾经对坎特韦尔说：

——我这就给你一顿皮带。

坎特韦尔当时回答：

——去找跟你相称的人打。给闪电塞西尔来一顿皮带吧。我倒想瞧瞧你怎么给。他会在你那屁股上踢上一脚尖儿。

这话可不好听。母亲叫他不要跟学院里的野孩子讲话。文雅的母亲啊！头一天的时候，她在城堡大堂里跟他告别，把面巾叠到鼻子那儿，亲了亲他：她的鼻子和眼睛都红了。她快要哭出来了，但他却装作没看见。她是个文雅的母亲，可是哭的时候就不那么文雅了。父亲还给了他两个五先令的硬币做零花钱。父亲告诉他，缺什么，就写信回家来要，还有，不管做什么，都不要告别人的密。在城堡门口，院长和父亲母亲握手告别，他那黑色的法衣在微风中飘动，车载着父亲母亲离开了。他们从车上朝他挥着手，大声喊：

——再见，斯蒂芬，再见！

——再见，斯蒂芬，再见！

他被卷入争球的旋涡中，面对着烁烁的目光和沾满泥巴的靴子，他惊恐不已，低下身子，透过众人的腿缝向外看。大伙儿拉扯着、叫唤着，腿碰着、踢着、踩着。后来杰克·劳顿的黄靴子巧妙地把球带了出去，于是所有的靴子和腿都追了上去。他跟着追了一小段路就停了下来。再跑下去

也没有用。他们不久就要放假回家。在图书室大厅里吃过晚饭，他就该把贴在课桌里边的数字从七十七换成七十六了。

在图书室大厅里要比在外面这样天寒地冻的好受些。天色惨淡清冷，城堡里却亮着灯。他很想知道汉密尔顿·罗恩当年是从哪一扇窗子把帽子扔到了隐墙上，还有，那时候的窗下可有花坛。^①有一回他被叫到城堡去，总管曾经带他去看过士兵们当时在木门上留下的弹痕，还给了他一块教员们吃的白脱松饼。看见城堡里的灯光，叫人觉得又舒服又温暖。像书里写的一样。可能莱斯特大教堂就是那样的吧。康韦尔博士编的拼写课本里就有好听的句子。像诗句一样，却只不过是学习拼写而编的句子。

沃尔西^②死在莱斯特大教堂

道长们将他埋葬。

植物上长出溃疡，

肿瘤藏在动物身上。

躺在炉前小地毯上，头枕在手上，琢磨这些句子，会很惬意的。他哆嗦了一下，仿佛皮肤上沾上了又凉又黏的水。他不肯拿小鼻烟壶去换韦尔斯那个撞了四十回还是大赢家的干栗子，韦尔斯就把他挤进了尿池子，真下作。那水多凉、多黏啊！还有人见过大耗子往那浮垢里跳。母亲和丹蒂坐在壁炉前，等着布里吉德端茶来。母亲的脚搭在壁炉围栏上，镶着珠宝的拖鞋暖烘烘的，散发出的味道真温馨啊！丹蒂懂得可多了。她告诉他

① 汉密尔顿·罗恩（1751—1834），著名的爱尔兰激进民族主义者。他曾在躲避追捕的时候，扔出帽子引诱追兵，从而逃过一劫。

② 沃尔西（1473—1530），英国枢机主教，大法官，约克大主教，控制英王亨利八世的内外政策，因未能使教皇同意亨利八世与王后凯瑟琳离婚而以叛国罪被捕，在解往伦敦的途中死于莱斯特大教堂。

莫桑比克运河在哪里，美国最长的河流是哪一条，还有月亮上最高的山叫什么。阿诺尔神父倒是懂得比丹蒂多，他是个教士嘛，不过父亲和查尔斯叔公都说丹蒂是个聪明女子，是个博览群书的才女。丹蒂吃完饭，发出那种动静，然后就伸手捂住嘴：吃得烧心了。

操场上远远传来喊声：

——全体进来啦！

低营和第三营就也传来了喊声：

——全体进来啦！全体进来啦！

球员们从四面八方走近前来，脸红扑扑的，浑身都是泥巴，他走在他们中间，很高兴就要进去了。罗迪·基克姆拎着皮球那油腻的带子。有个学生求他再来上最后一脚：可是他根本都不搭理，径直往前走去。西蒙·穆南对那人说别那样，级长盯着呢。那人转身朝西蒙·穆南说：

——我们都明白你干吗要说话。你是麦克格莱德的跟屁虫。

跟屁虫是个怪词儿。那学生那么叫西蒙·穆南，是因为西蒙·穆南曾经把级长的假袖子在背后给扎到了一块儿，而级长忍不住发了回脾气。可是真难听啊。有一回他在威克洛酒店的盥洗室洗手，洗完了父亲就揪着链子拔起池塞，脏水从池子洞里渗下去。水慢慢全都流了下去，池子洞口就发出了那样的声音：屁扑哧。只不过声儿要大一些。

回想起那件事，还有盥洗室那白兮兮的样子，他觉得一阵冷又一阵热。有两个水龙头，拧开，水流出来：冷水和热水。他觉得冷，后来又觉得有点儿热：他能看见水龙头上印着的名字。真是件古怪事。

走廊里也叫他觉得寒气逼人。有点古怪，潮乎乎的。不过很快会点上瓦斯灯，点灯后会有轻微的声响，如轻声歌唱。始终一样的轻声歌唱：在游艺室里，大家不再说话的时候，就听得见了。

是学算术的时候。阿诺尔神父在黑板上写了一道很难的算术题，说：

——行了，谁会打胜仗啊？冲啊，约克家族！冲啊，兰开斯特家族！^①

斯蒂芬使劲儿去算，可是题太难，他觉得糊涂。他外衣胸前别着白丝绸玫瑰的小徽章，玫瑰颤动起来。他的算术一点儿也不好，可是为了不让约克家族打败仗，他使劲儿地算。阿诺尔神父黑着脸，不过并没有发火：他还笑呢。后来杰克·劳顿噼啪打了个响指，阿诺尔神父看看他的本子，说：

——正确。兰开斯特家族真棒！红玫瑰打赢啦。加油啊，约克家族！努力冲啊！

杰克·劳顿扭身往旁边看了一眼。他穿了一件蓝色水手服上衣，上衣一侧佩戴的红丝绸玫瑰小徽章因而显得十分浓艳。斯蒂芬想起大家下的赌注，赌谁能在基础科目里夺第一，是他还是杰克·劳顿，他觉得自己的脸也红了。有几个星期杰克·劳顿拿到了第一名的卡片，有几个星期则是他拿到了。他埋头做下一道算术题，白丝绸徽章颤啊颤啊，然后他听到阿诺尔神父的说话声。他所有的急切心情都消散了，只觉得脸冰凉。他想自己的脸摸上去那么冰凉，脸色肯定是惨白的。他算不出答案来，但这不要紧了。白玫瑰与红玫瑰：想想就很美的色彩。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卡片的色彩也都很美：粉红色，奶油色，淡紫色。淡紫色的玫瑰、奶油色的玫瑰、粉红色的玫瑰，想想就很美啊。也许野玫瑰会有那样的色彩吧，他想起那首歌，唱的是小小绿草地上野玫瑰在开放。可是却没有绿玫瑰。不过世界上某个地方也许会有吧。

铃声响起，各班开始列队走出房间，沿着走廊走向餐厅。他坐在那里，看着盘子里的两块印模黄油，吃不下发潮的面包。桌布又潮又软。笨手笨脚在厨房打下手的仆人系着白色围裙，朝他杯里倒了些热热的淡茶，

^① 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是英国历史上的两大家族，它们曾经为争夺王位打一场“玫瑰战争”（1455—1485）。约克家族的族徽是白玫瑰，兰开斯特的则是红玫瑰。耶稣会教士认为竞争能够促进求知欲，所以采取这种教学方法。

他却全喝光了。他很想知道，那仆人的围裙是不是也发潮，白色的东西是不是全都又冷又潮。讨厌鬼罗奇和索兰喝的是家人送进来的锡罐装可可茶。他们说喝不下那淡茶，说那是给猪吃的泔水。大伙儿说他们的父亲都是治安推事。

在他看来，所有的男孩子都很奇怪。他们都有父亲母亲，却穿着不一样的服装，说话声音也不一样。他渴盼能回到家中，把头枕到母亲的怀里。但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就渴盼能做游戏、做功课，渴盼祈祷快快结束，好上床去。

他又喝下一杯热茶，弗莱明说：

——怎么啦？你哪里疼啊，你怎么啦？

——我不知道，斯蒂芬说。

——肚子里难受吧，弗莱明说，因为你脸色苍白啊。会过去的。

——哦，是啊，斯蒂芬说。

可他肚子那里并不难受。他觉得自己是心里难受，要是那里能难受的话。弗莱明那么问他，真是个好心人。他好想哭出来。他胳膊肘撑在桌上，一会儿拢住耳廓，一会儿又松开。每次松开耳廓，就听见餐厅里的喧闹声，轰轰如深夜的火车。拢住耳廓，轰轰声就被关在了外面，像火车钻进了隧道。那天晚上，在多基，火车就那么轰轰响起来，钻进隧道就不响了。他闭上眼睛，火车向前开，一会儿轰轰响，一会儿又不响了；又响了，又不响了。听着轰轰声响起来，又不响了，轰轰叫着再钻出隧道，然后又不响了，这真不错。

高营的人沿着餐厅中间的粗地毯走了过来。帕迪·拉思、吉米·马吉，还有那个获准可以抽雪茄的西班牙人，以及那个戴羊毛遮檐帽的小个子葡萄牙人。然后是到低营餐桌和第三营餐桌就餐的人。每个人走路的样子都不一样。

他坐在游艺室的一角，装作观看多米诺骨牌游戏，有那么一两个

瞬间，他听到了瓦斯灯的轻声歌唱。级长和几个男孩子站在门口，西蒙·穆南正把级长的假袖子系成结。级长在跟他们讲杜拉贝格那边的事儿。

级长从门边走开了，韦尔斯走过来对斯蒂芬说：

——告诉我们，迪达勒斯，你上床前亲你妈妈吗？

斯蒂芬回答：

——我亲。

韦尔斯就转过身跟别人说：

——哎，我说，这儿有个家伙说他每天晚上上床之前都要亲他妈妈啊。

大家都停下游戏，转过身，大笑起来。斯蒂芬被他们瞧得满脸绯红，就说：

——我不亲。

韦尔斯说：

——哎，我说，这儿有个家伙说他每天晚上上床之前都不亲他妈妈啊。

他们全都又笑起来。斯蒂芬勉强想要跟他们一块儿笑。他一时间觉得全身火辣辣的，不知如何是好。这个问题要怎样答才算对？他给了两个答案，韦尔斯却还在笑。韦尔斯一定知道正确答案，因为他在上三级语法班。他试图去想象韦尔斯的母亲，可是却不敢抬眼去看韦尔斯的脸。他不喜欢韦尔斯的脸。前天把他挤进尿池子的就是韦尔斯，就因为他不肯拿小鼻烟壶去换韦尔斯那个撞了四十回还是大赢家的干栗子。做这种事真卑鄙下作；所有的学生都那么说。那水多凉、多黏啊！有人见过大耗子往那浮垢里跳。

他满身都是池子里冰凉的黏液；做功课的铃声响起来，各营列队走出游艺室，他觉得走廊和楼梯里的寒气直往衣服里钻。他还在使劲想什

么才是正确答案。亲自己的妈妈是对还是错呢？亲吻，那是什么意思呢？就那样仰起脸来说晚安，然后妈妈会低头把脸贴下来。这就是亲吻。妈妈的嘴唇贴到他脸颊上；柔软的嘴唇，弄湿了他的脸颊；然后轻轻发出一点小动静：亲吻。人们为什么要用两张脸来做这个呢？

他坐在图书室大厅里，掀起书桌盖子，把贴在里面的号码从七十七改成了七十六。但是圣诞节假期还远着呢：不过总有一天会到来，地球总是在旋转嘛。

他的地理书里，头一页就有张地球的图像：云层中间一个大球。弗莱明有盒蜡笔，有天晚上自习的时候，他就把地球涂成了绿色，把云层涂成了紫红色。就像丹蒂洗手间里的那两把刷子，绿绒背面的是帕内尔，紫红绒背面的是迈克尔·达维特。但他可没有叫弗莱明涂那两种颜色。弗莱明自己涂的。

他打开地理书温习功课；可美洲的那些地名，他就是学不进去。它们依旧是顶着各个不同名字的各个不同的地方。它们各自在不同的国家，国家又各自在不同的大陆，大陆在地球上，地球在宇宙中。

他翻到地理书的扉页，读着自己写在上面的内容：那是他自己，他的名字和他的所在。

斯蒂芬·迪达勒斯
基础班
克隆戈斯·伍德学院
萨林斯村
基尔代尔郡
爱尔兰
欧洲
地球